



国药一般指中药，旧称国药，以与西药区别，并显示其特殊地位。它与中医一样，是几千年传承的国粹。解放前和解放后一段时间，中医是私人行医，只看病不卖药，收入靠诊金。中医进入医院后也基本如此，中药在国药店里出售，医药分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国药店改称中药店。诸葛实裕是如城最大的国药店，在苏北地区也小有名气，始建于明朝末年，20世纪90年代旧城改造被拆，从此不复存在。

我记得诸葛实裕是1958年，那时刚刚公私合营，但名称、设置依旧，还是传统的经营方式。我父亲是店里的老药工。那时我上小学，放学后的时间就在药店里度过，常趴在柜台上做作业，做完就在店里玩，与4个学徒工打得火热，他们比我大不了几岁。这一玩就是两三年。

那时诸葛实裕位于如城西门鱼市口街西，是如城最繁华的地段，在商店林立的街市上显得很气派，屋宇高大，门面也大，有三四间房宽，坐北朝南，院子门。走进店堂，就闻到浓烈的中药味，东西两侧是两个很大的木质柜台，油漆光亮。柜台中间是4米多宽的走道，放长椅，供病家休息。每个柜台有十多米长，呈“L”形弯曲，宽一米，高一米多，柜台后面是高大的中药橱柜，从地板连到天花板，上面排列着十多层小抽屉。每个抽屉里盛放1~3种中药，放2种以上时抽屉里就用木板隔开，常用药放在中层抽屉里，随手可拿到，如柴胡、大黄、连翘、甘草、半夏、白芍、赤芍、桃仁、杏仁、丹参、党参、蒲公英……不常用或贵重药放在最上或最下面，如五灵脂、高丽参、商陆、蜈蚣、芒硝、犀角……最上两层需用梯子爬上去，最下两层需蹲下才能取到。抽屉上贴着写好中药名的白纸。柜台

北角放着几个瓷罐，盛药露，如金银花露、枇杷止咳露，柜台朝南陈列着诸如虎骨酒等药酒、人丹、膏药和一些中成药，另外还有药膳食品如八珍糕，适合小儿服用。柜台上放一叠包药纸、戥子、算盘。这戥子是缩小的秤，白色细秤杆，只有五六寸长，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刻度，度量小至钱、分，戥子的一端是三根细丝线垂吊着一只铜戥盘。中药用量小，只有戥子能称。西边柜台里一角，用木板搭了个高台，上面放账桌，相当于收银台，其上方有几根铅丝通向两个柜台，铅丝上悬一个小木块，上面钉一只夹子，可来回滑动。售货员算好并收取病人药钱，开上发票，用夹子夹住，然后用力一掷，夹子“嗖”一声就到了收银台，收银员核对后收下钱，将发票和找回的零钱用原夹住，再滑回去，由售货员与顾客结清。那时大商店为了节省来来回回的时间，都是这样做的。

诸葛实裕的售货员就是药工，不仅做买卖，还要加工炮制中药，故必须有一定的中医药知识，如中药形态、药性、剂量及配伍禁忌。剂量过大不卖，违反中药“十八反，十九畏”不卖；遇到有毒药品或剂量过大，医生要在药方上签字盖章。这与现代药房制度很相似，否则出事故药工也有责任。

我父亲常年站在东边柜台。每个柜台里有2~3名药工。我经常看着父亲接过病人递过来的处方，先看处方前的医案脉案，问问病人情况，然后一味味药和用量依次看过，再看剂数。如五剂，取五张大纸，铺在柜台上，然后左手拿戥子，右手到抽屉里抓药，放在戥子里将药称好，再到柜台上将药平均分在五张纸上。有些药要另包，即用一个小布袋装入，混在十几种药中，煎药

时须拿出来，先下或后下。药称完后，父亲再对着处方一一核对无误，把药包好，用算盘算好价钱，经收银台收钱后，连同发票和药方用红白相间的花线扎紧后交给顾客。有时父亲看到黄星楼、吴慕陶等名中医开的药方，常常边看边叫好，他们的处方剂量和品种均不多，一般也只是三五剂，很少超过七剂，与现在的大处方不同。这里面有什么奥妙，我不敢说，但老中医自有他的道理。

露是液体的，购买时病家带一个瓶，药工将一个注口插在瓶口上，用端子从瓷罐里舀，然后顺着注口注入瓶中，就像酱园里打酱油一样。那露我尝过，淡淡的苦，冰凉中透着药味，据说是煎药的蒸汽凝结形成，夏天当饮料喝倒蛮好，可惜现在没有了。

药店与其他店不一样，顾客来去匆匆，很少有人在店里闲逛，顾客多时，柜台前都站满了，收银夹子在铅丝上频繁来回，嗖嗖声此伏彼起。售货员不停地跑，一点空闲没有。

柜台后面是一个大房间，做仓库兼中藥加工，工具有铡刀、药碾、药锄，还有炒锅等。把中药切成一片一片的，制成饮片，或碾碎、捣烂，有些药还必须用酒或醋在锅中翻炒，这叫炮制。父亲也常在这里工作，还不定期制作丸、散、膏等，这个过程较为复杂。另外，这里也收购中草药，如蝉蜕、橘子皮、桃核、杏核、龟壳、地鳖虫等，卖药的多数是农民。老药工经验丰富，看看闻闻，就能鉴别出药的质量、开出价钱，大多也是几角钱、块把钱。别小看，这也许是孩子的学费、也许是油盐钱。我们本地中药品种不多，店里大多药是从外地进货。

药店的后堂是煎药间，并排放着五六個煤球炉，用瓦罐煎药，那时煎药考究，先用一个小布袋装入，混在十几种药中，煎药

泡后煎，大火、小火、文火，先下、后下都要掌握好。有些人家就请中药店代煎，煎得道地，疗效可能好些，当然要收费。诸葛实裕声誉好，煎药也忙，药工根据处方煎药，一丝不苟操作，不时调整煤炉风门大小。煎好后倒入小保温瓶中。药店有送药员，骑一辆自行车，车横杠下是一个大布袋，里外都缝着许多小布袋，每个小布袋正好放一个保温瓶，上写病人姓名、住址，每天下午各煎送一次。那时街上骑自行车的主要邮递员和送药员。

煎药间外面是乒乓球室，再后面就是经理室，很小，只有十几平方米。那时经理叫冒广安，老药工出身，是我父亲的师兄，瘦高个，很严肃、不苟言笑。我有点怕他，但他看见我就摸摸我的头，显得很高兴的样子，不说话，有时他也到柜台上配药。“文革”期间他被批斗，回老家了，“文革”后去世。但他的模样我至今仍记得。

药店也是店，要做生意，招徕顾客主要凭信誉和药的质量，但也有一些小套路。如医和药关系方面，药店必须和医生搞好关系，尤其是名医。听父亲说过，那时国药店也给医生回扣，但给法与现在大不相同。每年在除夕中午请医生吃一顿守岁饭，发守岁钱，根据医生的名气、开方的多少而定，一般两三块大洋，用红纸包好，互相不通气。解放后这个陋习就没有了。

那时中西药泾渭分明，国药店绝不卖西药，西药店也不卖中药。现在国药店基本消失，中西合璧的药店一统天下，这方便了病人，但国药部分往往只在医院或药店一隅，成了配角，品种也没过去丰富。中医药要发展，看来任重道远。

诸葛实裕也是我永不消逝的乡愁。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欢迎来稿：  
wyhappy781@163.com

## 岁月物语

### 半个军人

□凌华

我并非军人出身，可穿上军装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梦想。虽未能圆梦，但细细数来，这辈子与军人的缘分真是不浅，这“半个军人”的称呼倒也名副其实。

1986年高中毕业前夕，县人武部来校招飞体检。我与三位同窗过五关斩六将，通过了严苛的身体检查与文化考试，获得了前往军分区参加最终体检的资格。飞行员体检标准极高，单说视力检查，用的不是常见的“E”表，而是难度更大的“C”表，即便如此，我也一攻克。眼看只剩最后两关，我却在倒数第二关，在心电图检查中折戟沉沙。据当时送检的人武部参谋说，若这关通过，最后只需通过转椅测试，就能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空军。后来得知，那年南阳县共有6名青年通过体检，而我是最后一个被淘汰的，与军旅生涯失之交臂，至今仍觉遗憾。

命运在2004年拐了个弯。当年6月初，我从一家纺织厂下岗近一年，经媒体朋友引荐，前往市人武部应聘新闻报道员。我带着以往被报刊录用的新闻作品复印件和个人简历去面试，结果还算顺利，7月1日就能入职。然而上班前，政工科长胡栋林交给我一项特殊的采访任务。

当年1月25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耿达乡一辆小货车与大巴车相撞，小货车陷入20多米深的水库，车上5人全部落水。正在附近执行任务的四川总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支队六中队九班代理副班长、南通籍武警战士孙浩听到呼救声后，带着战友们飞奔而至。他甚至来不及解下腰间的围裙，就纵身跃入刺骨的冰水中……最终，年仅19岁的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事故中，小货车车主唐江海夫妇等不幸遇难，他们的小女儿唐娅兰被抢救后奇迹生还，大女儿唐娜因不在车上而幸免于难。孙浩的事迹感人至深。同样令人动容的是，唐家姐妹处理完父母的后事，将于6月8日来看望孙浩的父母，并打算留下来做他们的女儿，替烈士尽孝。当时，胡科长只给了我的联系方式——原通州市新联镇人武部部长曹建的手机号码，就让我单独完成这个采访任务。

我与曹部长取得联系后，于6月8日清晨，直奔新联镇米三桥村14组孙浩父母家中，目睹了超越血缘的亲情，一个个催人泪下的瞬间和细节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当晚回到家，我甚至来不及吃饭，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趁热写稿。一篇饱含深情的人物通讯《替烈士尽孝》一气呵成，第二天便交到了胡科长手中。这是我写的首篇军事新闻，且很快被《中国国防报》录用。

如今回想，那次采访或许是人武部对我入职前的“检阅”。若当时不能克服种种困难深入采访，又没有拿出高质量的作品，尽管是临时工，恐怕也会与人武部擦肩而过。

自那以后，人武部的作息表便在我身上刻下了永不褪色的印记。我处处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规范自己。在人武部担任39个月新闻报道员的日子里，我不仅尽心采写新闻，还与集训民兵同吃同住，学会了军人的工作态度与生活作风，不仅办公桌永远保持着阅兵式般的严整，每次起床也像战士一样整理内务，注重自己的“军容军纪”，事事高标准、严要求。同时，还学会了机关里的待人接物之道、保密原则以及争分夺秒赶稿的本领，这些融进血脉的军规，都化作我后来在机关从事文秘工作的砖和瓦。

如今，即将退休的我终未能成为一名正式军人，但我的胸腔里始终跳动着军鼓的节拍，让我感觉自己也拥有了军人的灵魂。在生活与工作的战场上，我如军人般冲锋陷阵，面对困难毫不退缩，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半个军人”的内涵。

## 暑日宜茶

□申功晶

这“上蒸下煮”的大暑小暑，显然不适宜长途跋涉、外出旅行。白天闭门谢客、夜里乘风纳凉——在没有空调的年代，这样消遣这漫漫长夏。但，“一碗分来百越春，玉溪小暑却宜人”，在古人看来，暑天最宜饮茶。

我们这里饮茶，不似北方人大碗海饮那般鲸吸长虹、牛饮三江，而是执泥壶小盅，浅斟低吟，“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

我祖父在世时，家境优渥，虽说本地夏季溽热，人暑后容易食欲不振，也就是所谓的“疰夏”。但本着“无革不下饭”的原则，他的饭桌上少不得两样物什：一盘饱满多汁的五香小排、一海碗用软壳幼蟹搅拌鸡蛋、面粉炒制的“鲜掉眉毛”的“六月黄”，吃完两道菜，用“六月黄”吃剩下的汤汁拌米饭，甚是入味。酒足饭饱，祖母端来一大锅冰镇好的绿豆汤，按规矩，一大家子每人舀一碗，此刻，祖父却提前离桌，独自回书房泡茶喝。他捏一小撮当季洞庭碧螺撒入扁肚子的宜兴紫砂壶里，用70—80摄氏度的水冲开，再取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他喝得很慢，喝一口，回味一下。饭罢一瓯春露，不仅“解腥腥，涤齿颊”，亦有一番“无事小神仙”之雅趣。

到了我父亲那一代，家道开始中落，吃穿用度终不及祖父那般讲究，盛茶用具紫砂壶换成搪瓷杯，口粮茶也由碧螺春降格为炒青。入了小暑，一大清早，只见父亲从茶叶罐里抓一大把炒青叶子，泡上酽酽一大杯，忙到汗流浃背，才举杯仰脖，如旱苗吮甘露“咕嘟咕嘟”一饮而尽。我怀揣十二分好奇，趁他不注意，偷偷呷一口，又苦又涩，比中药还难喝，用汪曾祺的话来说，这种蹩脚的茶叶“只配煮茶叶蛋”。

郭沫若在11岁时写下“闲约茶溪水，临风诵我诗”的饮茶妙诗，而我也正当那个年纪开始饮茶，缘由起于暑期吃了大量冷饮，入秋落下病根，老中医开完方子，千叮万嘱“少吹空调，少吃冷饮”，于是我用开水泡绿茶代替冷饮，养成夏日饮茶的习惯。

我对吃穿不甚讲究，唯独茶叶半点马虎不得。起初只喝条索纤细、蜷曲如螺的洞庭碧螺，因嫌别处的茶叶粗枝肥叶、味儿涩苦，还有一股浓重的烟火气。碧螺非但不涩不苦，还自带一股幽幽果香，闻之令人心神皆醉。汪曾祺在《寻常茶话》里谈道：“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而我喝碧螺春，一天换三次叶子还不止，因碧螺春不耐泡，三开过后，便索然无味。后来，我亲身穿越恩施大峡谷，在山间歇脚，拗不过山里人热忱，泡了一杯当地特产的恩施玉露给我尝鲜，接过杯子，碗底叶绿汤青，一啜之下，满口鲜爽甘醇，更难得的是，此茶连泡数开，仍能保持澄清碧绿之汤色。这种用蒸汽杀青而制的成品绿茶，亦无烟火之气，口感更“胜似玉露琼浆”。于是，果断弃千斤八百一斤的碧螺春，改喝价廉物美的玉露。

室外炎热似喷火，杯底绿意生凉，小啜一口，顿感世间烦恼、苦乐哀荣，柴米油盐，统统抛到爪哇国去了，唯有滞留在齿颊间的幽幽茗香。



## 我眼中的夹竹桃

□张健

我每每经过，皆特意放慢车速，摇下车窗，看它们在风中摇曳。花瓣偶尔被风掀起，飘在空中，转几个圈，又落回草丛里。这景象，人人皆知，故而写它的人不多。但我偏对它情有独钟，这情愫也不知从何而起，或许只是因它开得热烈，又或者因它能在尘土飞扬的路边活得如此自在。

夹竹桃的花期颇长，从夏初开到秋季。花色以红白为多，红的艳而不妖、白的素而不冷。花瓣五片，微微外翻，花心吐出几根细长的蕊，颇有些招摇的意思。叶子狭长，对生，绿得发亮，衬着花朵，愈显精神。我见过有人将夹竹桃栽在盆里，矮矮的一株，开花时倒也好看，但总觉得委屈了它。这花合该生在野外、长在路边，沐风栉雨，才显出它的本性。

夹竹桃有毒，这事实在是它的不幸。人们因此畏而远之，甚至有人主张将已有的夹竹桃悉数铲除，闻之不免失笑。世间有毒之物多矣，何独苛责此花？其实夹竹桃的毒，只在枝叶花文中，不食不触，原是无碍的。它耐旱、抗污染，正是路边植物的上选。况且它的毒，原是为了自保，并非有意害人。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却常因一己之惧，便要灭他物之种，岂非可笑？

**打赤膊与哈瓦那拖鞋**

□朱辉

当年男人夏季打赤膊现象十分普遍。那时还没有健身塑形的意识，男士们身材往往不太理想，有的打赤膊身形似蛤蟆、有的肚子突出且不规则似怪石……着实不美观。

随着住宅商品化，如今的小区满眼都是陌生人，打赤膊现象比较罕见了。但仍有一些老旧小区里，不少中老年男子高温时就赤膊上阵，全然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夹竹桃的毒，亦可为药。医书上说，其提取物可治心力衰竭，只是用时须极谨慎。可见毒与药，本是一体两面，全看如何用之。人之于夹竹桃，若能敬而远之，赏而不犯，原可相安无事。

我之爱夹竹桃，或许正因它这不讨喜的性子。它不似牡丹之富贵，不似幽兰之高洁，不似玫瑰之娇艳，它只是自顾自地开着，有毒也好、无毒也罢，全不在心上。烈日晒它，它开；暴雨打它，它开；无人赏它，它照样开。这般倔强，倒让我想起故乡许多的老人，历经磨难，却依然活得硬朗，乃至高寿。

昨夜风雨大作，今晨路过高河，见夹竹桃花落了一地。红白花瓣沾了泥水，不复昨日光彩。抬起头看枝头，幸存的几朵在风中颤颤，仿佛在笑我的多虑。是啊，花开花落，本是常事，何须伤感？夹竹桃明年还会再开，或许比今年更盛。

人生在世，若能如夹竹桃般，不因人言而改其性、不因境遇而易其志，恣意开落，该有多好。

人字拖吗？七八十年代穿人字拖，进不了教室、办公室、车间、电影院……如今换了洋名字，还登堂入室了，世界变得真快。这个哈瓦那拖鞋，它叫“人字拖”的时候我不喜欢，更是从未买过。天再热，我出门依然老派地穿着有领的T恤、长裤、皮凉鞋，观察了一下，身边中规中矩的男人，夏日里大多这样装束。

想来人生漫漫，普通人很难有“高光时刻”。但只要有这样一次，就足以照亮平淡的人生。